陝西通志

第八十六卷
藝文二
奏疏

LIBRARY
OCT 2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93
S45S5
1735
v.86

藝文二 奏疏

諫除上林苑

漢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畝一

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兎之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萬當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乞種麥限田章　董仲舒

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

願陛下幸詔太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況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三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逃亡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訟王尊書　　公乘興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刦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寖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旹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畧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説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

今御史大夫秦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太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辠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辠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

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辜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絶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辜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絶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論罷昌陵　劉向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

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婁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厠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

畢秦穆公葬於雍槖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吴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吴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莊襄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藏或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竪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

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壟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

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議復三郡　虞詡

臣聞子孫以奉祖爲孝君上以安民爲明此高宗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穀價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民利（上郡龜茲縣有鹽官即今榆林府地）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銜尾羣羊塞道北阻河山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衆羗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安定北地上郡）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請取漢中　法正

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將內有所偪故耳今策淵郃才畧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則蜀可克之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獎王室中可以蠶食雍凉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

諫用兵南鄭　魏　劉資

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爲天獄中斜谷道爲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勝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

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懾強寇鎮靜疆埸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斃

請追贈魏興太守吉挹　晉　桓沖

故輕車將軍魏興太守吉挹祖朗西臺傾覆隕身守節挹世篤忠孝乃心本朝臣亡兄溫昔伐咸陽軍次灞水挹攜將二弟單馬來奔錄其此誠仍加擢授自新野太守轉在魏興久處兵任委以邊戍疆埸歸懷著稱所蒞前年狡氐縱逸浮河而下挹孤城獨立衆無一旅外摧凶銳內固津要虜賊舟船俘馘千計而賊并力攻圍經歷時月會襄陽失守邊情沮喪加衆寡勢殊以至陷沒挹辭氣慷慨志在不辱仗刃推戈期之以隕將吏持手用不即斃遂乃杜口無言絕粒而死挹參軍史頴近於賊中得還賫挹臨終手疏并具說意狀挹之忠志

猶在可錄若蒙天施垂曲宥之恩則榮加枯朽惠隆泉壤矣

請西都關中奏　北周　王思政

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矣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强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効若聞車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間習戰陣勸耕桑修舊京何慮不克

請車駕還京　唐　郭子儀

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左控隴蜀右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清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强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

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遷河雒邱墟兵戈亂起高祖倡義亦先入關唯能剪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元宗之明多在秦川鮮居東雒間者羯胡搆亂九服分崩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備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潛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陜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雒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宮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内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嘷既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覃懷徑於相土

人烟斷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皐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掠田野空虚恐糧食不充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爲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臣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竪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盜賊自平中興之功旬月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修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隕絶死無所恨

鑾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節　陸贄

褒斜峻阻素號畏途緣側逕於巔巖綴危棧於絶壁或百里之內歷險且千或一程之中涉水數四若遇積雨滯浸羣峰澍流巨石崩奔旬殷相繼深谷瀰漫往來不通悉非功力之所支籌略之所過斯須之頃跬步之間倉黃溝殃皆不可測匹夫單騎尚且過防況萬乘時行千官景從而可以蹈不存之險冒無禦之災乎如或磴路深崩閣道淹圮環衞之儀少闕屬車之馬微驚縱有億徒何所爲用陛下欲無駭慮其可得乎又或霖滯更深谿澗皆溢逕路既絶傳送無由連山萬里進退不可一日乏食將如之何陛下欲無軫憂固亦難矣人主舉措宜圖萬全必先事以防危不臨危而求幸幸而獲濟貽愧已深不幸罹災追悔何及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誠哉是言臣今非敢阻陛下欲速之情但頗以不達爲慮耳

言邊事

宋　宋琪

臣頃任延川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嘗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戶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畧者謂之生戶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鬬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爲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驛至延州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蘆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

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户使爲鄉道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十五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栢林谿谷相接而復隘𨻶不得成列籌此鄉道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搶鋸隨之以二三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彝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彝超換鎮彝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彥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爲邊人之利臣又聞黨項號爲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窟穴幽隱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凡烏合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鬬以逞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

其銳彼無城守衆之饒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語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爲已有彼爲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使人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道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蓄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語所謂磨鐮殺馬切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

攻守方畧疏　陳執中

元昊乘中國久不用兵竊發西陲以游兵困勁卒甘言悅守臣一旦連犯亭障延安幾至不保此蓋范雍納詭說失於戒嚴劉平輕躁

其所部上下紛擾遠近震駭自金明李士彬族破而並邊籬落皆大壞塞門金明相距二百里宜列修三城城兵千人益募弓箭手冠大至則退保小至則出鬬選閤門祗候以上爲塞主都監以諸司使爲蘆關一路都巡檢以兵二千屬之使爲三砦之援熟羌居漢地久者委邊臣拊存之反覆者破逐之至於新附黠羌如涇原康奴滅臧大蟲族久居內地常有叛心不肆剪除恐終爲患今軍須之出民已愁歎復欲徧修城池如河北之制及夏須戍使神運之猶恐不能民力其堪此乎陝西地險非如河北惟涇州鎮戎軍勢稍平易若不責外守而勞內營非策之上也宜先並邊城池其次如延州之鄜同環慶之邠寧不過五七處量爲營葺則科率減民力蘇矣今賊勢方張宜靜守以驕其志蓄銳以挫其鋒增土兵以備守禦省騎卒以減轉饟然後徐議盪平改張制度更須主張將臣橫議不入則忠臣盡節而

捐軀矣

論西事劄子　范仲淹

臣聞兵家之事在先觀虛實之勢實則避之虛則攻之今緣邊城寨有五七分之備而關中之備無三二分若昊賊知我虛實必先脅邊城不出戰則深入乘關中之虛小城可破大城可圍或東阻潼關隔兩川貢賦緣邊懦將不能堅守則朝廷不得高枕矣爲今之計莫若且嚴邊城使永久可守實關内使無虛可乘西則邠州鳳翔爲環慶源渭之聲援北則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東則陝府華州據黃河潼關之險中則永興爲都會之府各須屯兵三二萬人若寇至使邊城清野不與大戰關中稍實豈敢深入復命五路修攻取之備張其軍聲分彼賊勢使弓馬之勁無所施牛羊之貨無所集三二年間彼自困弱待其衆心離叛自有間隙則行天討此朝廷之上策也又

禦邊臣多請五路入討臣竊計之恐未可以輕舉也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未收復緣大軍之行糧車甲乘動彌百里敵騎輕捷邀擊前後乘風揚沙一日數出進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飲沙漠无所獲此所以無功而有患也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深入之謀係難制之敵臣以國之安危未可知也然則漢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稅賦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覲有司之責覩便乘勝如李牧之守邊可謂善破敵者惟陛下深計而緩圖之

乞救濟陝西飢民　　前人

臣等竊見陝西永興軍同耀華州陝府等處今夏災旱得雨最晚民間秋稼甚無所望官中倉廩亦無積貯若不作擘畫即百姓大段流

移殍亡者衆兼軍食闕絕臨時轉漕不及臣等欲乞朝廷速降指揮委本路都轉運使孫沔速相度上件州軍向去救濟飢民及辦給軍食有何次第如難爲擘畫即便於黃河內搬輦自京以來斛斗往彼應副仍速行相度沿路如何計綱即不至艱阻事狀聞奏候到乞朝廷早賜施行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包拯

一鳳翔府斜谷造船務每年造六百料額船六百隻方木物料等自來分擘與秦隴鳳翔府諸處採買應付慶曆六年七年材料等共三十二萬見欠七萬有零慶曆八年材料等共二十一萬七千有零全次一斜谷務又打造咸陽陝府橋脚船四十四隻合用材料共三萬一千有零見配買次一修河樁橛共四十五萬一千六百五十二條係七州科買一上京材木共九萬三千一百五條各係大料木植十

四州科買三採斫澶州河中府纜索竹一百五十萬三千八百二十七
竿見差人司竹監斫次一買上供肉羊兜千口係十九州軍一買紫
草一萬觔係十州軍一買紅花四千觔係六州軍各具如前臣竊會
鳳翔府造船場每年額船六百隻其方木料并是本府秦隴州量支
官錢收買及於秦州採斫所差衙前例各賠錢一二千貫前後人戶
破蕩家產不少每戶錮身者不下三兩人經年未得了當時准三司
牒買修河椿橛四十三萬餘條亦於永興等七州軍配買此之常歲
多兩倍已上并河中府澶州要纜索竹一百五十萬竿見差人司竹
監斫次今又准三司牒採買上件材木九萬三千條有零亦是分配
永興等十四州收買緣並係大料木植只是秦州出產又蜀深入番
界採斫至難其餘不產州軍須至差衙前分買況陝西州軍一年之
內三五次各是大段科配兼又錢法改更之後民間即目大段不易

若稍不行寬恤則疲困之民無保全之望雖詳省中書劄子住充半
斗年科買又只聞說肉羊紫草紅花之類並是小可物色亦易爲應
付所有逐年買造船場材木物料及椿橛等最爲大害乞賜詳酌蓋
揮權與蠲免

請罷同州韓城冶户　　　前人

臣近聞同州韓城縣鐵冶務自來定占七百餘户內二百餘户厚有
物力比見克里正人户並各高强只以冶户爲名經今五十餘年影
占州縣諸般差役其冶户內係第一等者每户逐年共給冶務諸般
所出錢不過三貫文外更別無所費況官中所得鐵貨只及十餘萬
觔仍官支買炭并工匠錢三百餘貫更差專監使臣一員兼體問得
本縣人户以冶務全占却上等力役及致下等人户差役頻併供應
不前若將上件鐵數據等第均在本縣人户上每約納官鐵歲不過

十觔至二三十觔況本處見賣每觔價錢二十四五文每户歲納官鐵約費三五百文雖自來官禁烹煉彼中私賣甚多令百姓取便烹煉必然鐵價轉下兼令赴本縣送納於民至便又減省得監官一員只令本縣令佐專管給納仍得二百餘户兼充重難役次頗甚均濟臣在任日方欲行遣屬以移任欲乞下本路轉運司選差清幹官員往彼相度施行

論夏人納鹽易茶　　前人

臣伏見西虜再遣楊守素詣闕請命而朝旨方議納其誠款此亦安民禦邊之長策也風聞道路云元昊欲歲納青鹽貿易茶貨然未審虛實緣元昊數州之地財用所出並仰給於青鹽自用兵以來沿邊嚴行禁約者乃困賊之一計爾今若許以歲進數萬石必恐禁法漸弛奸謀益熾不惟侵奪解鹽課利亦慮浸成大敝關防或未能制若

稍行捉捕則棄前恩結後怨此亦必然之勢也議者復欲令運於關東支用或許客人裨販則又不免配率車乘轉成騷擾固朝廷所宜愼重此舉如不獲已則不若於前來許賜帛繒茶貨數量與增加亦可以弭亡厭之求兼此劇賊猖狂難保沿邊塞柵備禦之具亦不可少懈

論麟州事宜劄子　歐陽修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鎬已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盡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爲四議如後　一曰辨衆說臣竊詳前後臣僚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爲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瀝

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爲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
省費則何害爲州其城堡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
可攻其至黄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
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
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槩乃在五寨若只
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爲實邊之本然
非朝廷一時可自爲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以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
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
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爲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
軍以贍二州五寨爲河外數百邊户而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
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

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
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
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爲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
耕牧我疆田夾河對岸爲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
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氷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爲邊戍
以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臣勘會慶
曆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
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
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
糧又有幷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
不可勝言逐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爲蓋初建五
寨之時本不如此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

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并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巡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塞堡以一都巡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德軍屯兵可以就保德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巡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塞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内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僞凡於戰守不至乖謀若委以一州則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

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内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効苟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爲捍邊之守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通進司上皇帝書節　前人

臣聞今爲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爲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爲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

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爲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爲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爲尚當爲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

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恤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逾年不能畢至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

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
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
代而克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

論復置豐州劄子　司馬光

臣等伏見國家復置豐州故城仍差人知州此誠河西險要之地修
之甚便然其地勢孤絕外迫冦境鄉者王氏知州之時所部蕃族甚
衆有永安來遠保寧三寨皆以蕃族守之慶曆初拓跋元昊攻陷州
城州民及三寨蕃族盡爲所虜掃地無遺今州城之中但有邱墟瓦
礫環城數十里皆草莽林麓而已若建以爲州則須復設外寨備置
官吏廣屯兵馬多積芻糧皆應調發内地之民以奉之勞費甚大此
所謂狗虛名而受實弊也頃年朝廷欲修豐州城河東經畧司嫌其
單外迺於其南數十里築永寧堡其地窪下居兩山間疏惡難守今

修豐州則永寧堡深在腹內無所復用臣等以為不若遷永寧堡
於豐州故城其兵馬芻糧不須增益但擇使臣有材畧者使守之不
必假以知州之名仍召募蕃漢之民使墾闢近城之田俟民物繁庶
皆如其舊然後升以為州亦未晚也取進止

言陳述古劄子 治平二年正月　　前人

臣竊聞陝西都轉運使陳述古昨因巡邊妄奏稱邊鄙寧靜不足為
慮後因權涇原路經畧司事聞副總管劉几稱西人點集將謀入寇
請出兵防禦述古恐與前奏相違因此怒几奏稱不協軍情張皇生
事擅移几知鳳翔府數日之間西人果大舉犯邊殺掠弓箭手及熟
戶蕃部述古亦不即時發兵救援致陷沒數千戶近者雖知朝廷已
差臺官勘述古罪狀然竊聞所坐止於擅移劉几及奏狀有不實之
處若以文吏議之罪不至重若以國計言之為害實深何則國家

平日久人不習戰雖屯戍之兵亦臨敵難用唯弓箭手及熟户蕃部皆生長邊陲習山川道路知西人情僞材氣勇悍不懼戰鬭從來國家賴之以爲藩蔽今述古知西人欲來侵擾而自避讎覆之辜順成欺罔之謀抑遏將官不許救護遂以數千户生民委於虎口使父子流離骨肉塗炭豈惟已陷沒者深可哀痛臣恐自今以後諸路弓箭手皆不敢於極邊居止熟户蕃部皆有叛國從賊之心以此觀之其害豈小哉況述古出於門廕材氣庸鄙自歷官以來所至之處縱恣胷臆殘虐吏民不顧憲典輕侮王命驕暴狠戾天下共知屢會坐事黜降旋復收用叨竊名位一朝至此誠過其分量故天奪之魄舉措乖謬駭人視聽陷敗民命挫辱國威内外之人無不憤疾臣聞舜誅四凶而天下服如述古平生所爲亦可以謂之凶人矣陛下縱不欲明加斧鉞以謝邊民亦當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使封疆之臣少加

警懼取進止

乞罷刺陝西義勇第四劄子　　前人

臣近日已三次上言乞罷刺陝西義勇事未蒙朝廷采納臣欲止而不言則不忍坐視一路之民橫受困苦而自圖一身之安又恐遷延日久則無及於事是以不敢避斧鉞之誅繼上封奏爲陛下極陳其害臣比日以來熟思此事誠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國無分毫之利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色役並是上等有物力戶人支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飢之歲則溫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

招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及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綴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販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産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人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色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其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已可知矣況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丧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省諸般色役至於弓手壯兵解子驛子之類州縣所不可闕者亦皆減放謂之寛恤民力今乃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

愛之於前而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為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一為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荊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負累朝厚恩無故逆命侮慢不恭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民力困極財物殫盡終不能出一旅之眾涉甌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

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
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賈誼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康定慶曆
禦戎之策國家當永以爲戒今乃一一檢當時體例而行之是後車
又將覆也有難臣者必曰古之兵皆出民間豈民兵頑用於古而不
可用於今乎臣則對曰三代之時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車馬居則
爲比閭族黨州鄉行則爲伍兩卒旅師軍爲之長者皆鄉大夫也唐
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
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
也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其鄉黨族姻平居相與拍
肩把袂飲博鬬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
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鬬弓彍弩坐作叫噪眞如可
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卷

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逬散其軍員節級將烏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為縣官率士卒而待寇乎以臣觀之此正如兒戲而已安有為國家計驚騷一路之民使之破家失業而為兒戲之事乎臣故曰於國無分毫之利也凡此利害之明有如白黑伏望陛下不以臣愚賤而忽其言少留聽察其刺陝西義勇事早賜寢罷則一方幸甚取進止

諫西征疏 熙寧四年正月　前人

臣以不材誤承朝廷委用待罪長安兼領一路十州兵民大柄朝辭之日伏蒙陛下面諭凡邊防事機及朝廷得失有所聞見令一一奏聞臣受命以來且愧且懼所愧者聖恩深厚責任至重所懼者智識淺短無以堪稱夙夜疚心不敢寧居臣自入境以來見流移之民道路相望詢訪閭里皆云今夏大旱禾苗枯瘁河渭以北絕無所收獨

南山下稍有所存而入秋霖雨經月不霽禾雖有穗往往無實雖有
實往往無米雖有米率皆細黑一斗之粟舂簸之後不過得米三四
升穀價踊貴民間累年困於科調素無積蓄不能相贍以此須至分
房減口就食西京襄鄧商虢等州或傭賃客作或燒炭採薪或乞匃
剽竊以度朝夕當此之際國家惟宜鎮之以靜省息諸事減節用度
則租稅自輕徭役自少逋負自寬科率自止四患既除民力自足民
財自饒閭里自安流亡自還固不待陛下憂勤於上宰相劬勞於下
然後人人得其所也苟或不然國家雖欲輕租稅寬逋負其所費之
財何由可得雖欲少徭役止科率其所營之事何由可成四患不除
雖日下恩澤之詔民猶不免於流移轉死也蓋欲止沸者莫若絶薪
欲安民者莫若省事此目前之驗非難知也臣到官以來伏見朝廷
及宣撫等司指揮分義勇作四番欲令以次於緣邊戍守選諸軍驍

銳及募閭里惡少以為奇兵造乾糧麨飯布囊力車以備餽運悉取
歲賜秉常之物散給緣邊諸路又竭內地府庫甲兵財物以助之且
以永興一路言之所發人馬甲八千副錢九萬貫銀二萬三千兩銀
盌六千枚其餘細瑣之物不可勝數動皆廹以軍期上下相驅急於
星火官吏狼狽下民驚疑皆云國家將以今春大舉六師長驅深入
以討秉常之罪臣以疎賤不得預聞廟堂之議未知茲事為虛為實
昨者親承德音以為方今邊計唯宜謹嚴守備俟其入寇則堅壁清
野使之來無所得兵疲食盡可以坐收其弊臣退而思念聖謀高遠
深得王者御戎狄之道實天下之福及到關中乃見凡百處置皆為
出征調度臣不知有司在外不諭聖意以致有此張皇將陛下默運
神筭不令愚賤之臣得聞其實也臣不勝惶恐晝則忘食夜則廢寢
心寒股慄竊為陛下危之夫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以

來國家富彊將良卒精因人主好戰不已以致危亂者多矣況今公私困竭將愚卒懦乃欲驅之塞外以捕狡悍之虜其無功必矣豈惟無功兼後患甚多不可盡言也若朝廷初無出征之意則何爲坐散府庫之財疲生民之力訖無分毫之事萬一將來虜騎入寇府庫已竭民力已困將何以禦之臣先任御史中丞日朝廷將興綏州之役臣會上言國家先當舉百職修庶政安百姓實倉庫選將帥立軍法練士卒精器械八事皆備然後可以征伐四夷今此八事未有一者勝於曩時而況關中饑饉十室九空爲盜賊者紛紛已多縣官倉庫之積所餘無幾乃欲輕動大衆橫挑猛敵此臣之所大懼也或者又云國家未討秉常先欲出兵誅一小族若果如此尤爲不可何則今者竭關中之財力大興師衆乃掊有罪之彊寇誅無辜之小種勝之不武不勝爲笑將無以復號令戎狄矣此二策者皆爲不可伏望陛

下深鑒安危之機消之於未萌救之於未形速下明詔撫諭關中之民以朝廷不為出征之計其義勇更不分番於緣邊戍守亦不選募奇兵凡諸調發為餽運之計者悉令停罷愛惜內地倉庫之儲以備春深調救飢窮之人如此豈惟生民之幸亦社稷之福也

條列陝西利害疏 九條選四　　范純仁

臣前次上殿親奉德音以臣曾任陝西令臣具陝西利害開奏臣才識淺拙斷無長策上裨聖猷謹具管見條列如左一陝西有沙苑等處監牧草地七八千頃自來養馬別無增息虛占良田今來陝西四塞之地不通漕運若得彼中自出穀食則屯聚大兵易為供贍今乞罷陝西監牧將上件地開為營田募民耕種一頃歲收公私無慮二百石則歲可得一百五十餘萬石以助關右兵民之食為利不細其所得芻糧自可秣馬以助軍計一方今陝西苦於城寨太多及冗兵

冗官爲害又朝廷時有試中武藝等人並與班行殿侍送沿邊指使
城寨多則分却兵糧冗官多則坐耗邊用及班行等各懼替歸本班
難得差遣故人人皆思僥倖以爲身謀交搆邊事無所不至今乞將
閑慢城寨冗官冗兵檢會臣前來劄子委帥臣監司減省其試中武
藝等人即乞且送陜西内地易得糧草處差使緩急旋行勾抽不惟
惜得軍儲兼免妄生邊事一解鹽之法是爲邊備根本近因法壞朝
廷雖曾遣張靖體量亦不能深究利病朝廷以未見弊源重於更制
臣恐三二年間糧草亦更虧少今乞檢會臣前來劄子令轉運司通
管公共講求長久之法庶幾范祥時糧草之數漸可復補一邊人好
食西界青鹽雖嚴禁所不能止販者多是邊上強人事敗悉遭遠配
邊上強人漸少甚非中國之利今乞於沿邊置榷場以茶并雜貨博
易青鹽盡收入官與解鹽同賣仍通入解鹽課額其合用茶乞自朝

茶賜與其他雜貨即令解鹽司管認如此則不惟省刑愛人亦可以固戎心息邊患

乞追贈張載疏　張舜民

臣伏視鳳翔府橫渠鎮居住故崇文院校書張載學際天人誠動金石義之所在白刃可蹈心有不厭萬鍾何加口如不能言體若不勝衣議論感激凜如秋霜雖萬軍之將不足言其勇也平居與人言退然若不知讀書者坐而講貫剖判是非談辨如流雖滔滔江漢不足方其廣也著書萬言名爲正蒙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方之前人其孟軻揚雄之流乎如荀況輩不足望於載也關中學者靡然就之謂之橫渠先生一登其門言行皆知孝悌仁義有如夙成雖去載千里之遠十年之久不敢一蹈非義常若載之臨其前後左右也自此西土學者灑然知其

聖賢之學乃知鄉者誦說之富組繡之文特小道爾在熙寧中累薦
朝廷召至闕下授以崇文院校書未幾以疾辭歸熙寧末年再至闕
下神宗方將任用使行其所言其疾再作謁告西歸死於道路當時
議者以謂載身逢明天子緣飾禮文修明治具之時再至朝廷竟不
能伸其一言以終此載之短薄則不幸也有士如此當年不能興舉
舉於老疾垂死之時治國者亦不得無慊然於心也載之死於今十
有五年中外臣僚猶錄其平生以言於朝廷者畧以十數或乞賜田
或錄其子或乞降謚然天聽高邈未嘗嚮答今載止有一妻一子衣
食不足寄託親友日來月往人情憒煩飢寒之憂其勢甚迫若不上
告朝廷何所赴愬且君子平日修身謹行固不為其身之與子孫也
朝廷褒賢錄善豈特為其賢者之後乎如孟軻荀卿揚雄於今千有
餘年學者徒能讀誦其書而已至於禮貌寂寥孰肯來括本朝一旦

列之封爵血食廟堂使後世觀之賢於孟軻荀卿揚雄乎賢於本朝乎故知臣今日之言非爲載也伏乞朝廷檢會累次臣僚奏陳於録于賜田追謚三者之間凡可以厚載者舉一而足庶使褒賢之典獨見於本朝爲善之風不墜於今日

乞選親賢爲京兆牧　　唐重

關中百二之勢控制陝西六路捍蔽川陝四路今蒲解失守與敵爲鄰關中固則可保秦蜀十路無虞緣逐路帥守監司各有占護不相通融昨范致虛會合勤王之師非不竭力而將帥各自爲謀不聽節制乞選宗親賢明者充京兆牧或置元帥府令總管秦蜀十道兵馬以便宜從事應帥守監司並聽節制緩急則合諸道之兵以衛社稷不惟可以禦敵亦可以救郡縣瓦解之失矣

請復把胡會陝西行省　　金　夾谷德新

臣伏見知河中府把胡魯廉直忠孝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實朝廷之良臣也去歲兵入延安胡魯遣將調兵城賴以完不爲無功今合達買住各授世封而胡魯改知河中府竊謂方今用人之時使謀畧之臣不獲展力緩急或失事機誠宜復行省之任使與承裔共守京兆令合達買住捍禦延安以藩衛河南則内外安矣

論鹽法　元　帖木兒

近蒙委巡歷奉元東道至元元年各州縣户口額辦鹽課其陝西運司官不思轉運之方每年豫期差人分道齎引遍散州縣甫及旬月杖限追鈔不問民之無有竊照諸處運司之例皆運官召商發賣惟陝西等處鹽司近年散於民户且如陝西行省食鹽之户該辦課二十萬三千一百六十四錠有餘於内鞏昌延安等處認定課鈔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錠慶陽環州鳳翔興元等處歲辦課一萬七千九

百八十五錠其餘課鈔先因關陝旱飢民多流亡准中書省咨至順三年鹽課十分爲率減免四分於今三載尚有逋負蓋因户口凋殘十亡八九縱或有復業者家產已空邇來歲頗豐收而物價甚賤得鈔爲艱本司官皆勒有司徵辦無分高下一槩給散少者不下二三引每引收價銀三錠富家無以應辦貧民安能措畫糴終歲之糧不酹一引之價緩則輸息而借貸急則典鬻妻子縱引目到手力窘不能自運止從各處鹽商勒價收買舊債未償新引又至民力有限官賦無窮又寧夏所產韋紅鹽池不辦課程除鞏昌等處循例認納乾課從便食用外其池隣接陝西環州百餘里紅鹽味甘而價賤解鹽味苦而價貴百姓私相販易不可禁約以此參詳河東鹽池除撈鹽户口食鹽外辦課引數今後宜從運官設法募商興販但遇行鹽之數諸人毋得侵擾韋紅鹽法運司每歲分輸官吏監視聽民採取立

法抽分依例發賣每引收價鈔三錠自黃河以西從民食用通辦運司元額課鈔因而夾帶至黃河東南者同私鹽法罪之陝西與販解鹽者不禁如此庶望官民兩便而課亦無虧矣

請陝西兼食韋紅鹽疏　　胡通

陝西百姓許食解鹽近脫荒歉流移漸復正宜安輯而鹽吏不察民瘼止以恢辦爲名不論貧富散引收課或納錢入官動經歲月猶未得鹽蓋因地遠脚力艱澁今後若因大河以東之民分定課程買食解鹽其以西之民計口灘課任食韋紅之鹽則官不被擾民無蕩產之禍矣且解鹽結之於風韋紅之鹽產之於地東鹽味苦西鹽味甘又豈肯舍其美而就其惡乎使陝西百姓一槩均灘解鹽之課合食韋紅之鹽則鹽吏免巡禁之勞而民亦受惠矣

論西北備邊節　　明　倪岳

往歲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大為邊患蓋緣河套之中水草甘肥易於駐劄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萌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凉固原諸路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者不下數十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衂怯懦者以無勇而退避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處於彼者得窟穴之固遂無去志虜勢不輯邊患不寧上廑廟慮遣將徂征奈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殺傷我士卒悉泯弗聞總

拾彼器械虛張勝勢甚者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逆虜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奔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爲解考其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即權門之厮養而肯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況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且延綏邊也去京師遠宣府大同亦邊也去京師近於彼有門庭之喻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計其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擣虛批亢兵家之筭精鋭既盡而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受敵遠近坐困謂爲得計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

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炊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輸將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倉庾無升合之入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不充也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爲銀數十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尅軍儲故朝廷有糜廩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

居之時一日之費人米二升馬草二束此其常也追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爲甚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陛下誰果爲之盡心者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言則又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胸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屯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抄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還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

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裹半月之糧奮揚威武掃盪腥膻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徼幸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没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祖宗之於建州朶顏諸衛不過羈縻保塞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是果何知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與祖宗不可忽也向失東勝故今日之

害萃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賊逾近而莫支禍逾大而難救此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一倡百和牢不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既鮮高談奚取焉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為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㝠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

請選差主事赴榆林揀選官軍　馬文升

榆林邊城控關中之管鍵扼虜寇之咽喉近者有警守將輒請調遣大同宣府并京營軍馬併力勦殺然道途遼遠軍未集而虜已去徒費供億無益於事為今之計惟揀將練兵豐財足食據險以遏其深入燎荒以絶其孳牧四事有備則虜必懾服而地方可寧近年以來

榆林總兵平時不能申嚴號令臨事罔有身先士卒欲望虜寇之懾難矣乞推選素有名望智謀驍勇者代之仍遣主事二員親詣榆林會同巡撫等官將各堡官軍逐一揀選精壯者存留老弱者更代所選官軍分爲三撥馬匹亦分爲三等攻戰守禦則虜寇不敢數來侵犯然將雖得人兵雖可用使糧草不足則亦難以成事乞勅所司計算榆林各堡軍馬若干每年該用糧草若干設法措置仍遣主事一員督軍採辦不至勞民饋運則吾兵食可足矣又沿邊一帶山坡重複崖澗深陡賊馬之來必繇大川而行宋人禦夏俱於川口修築城堡乞尋故跡相度形勢及時修補蓋造倉廒收積糧草在內將延慶二府土兵民壯俱留本府操練遇冬專委都指揮一員會同僉事提督相兼備冬操習選都指揮二員赴陝西都司到任管事遇警督操則腹裏皆有兵備而虜不敢輕入且虜騎犯邊每年燒荒將官視爲

虜文虜騎得以牧馬乞於冬初草枯虜騎未入之時挑選精兵結布營陣臨邊三五百里務將達賊出入去處野草焚燒盡絕則寇雖近邊馬不得南牧矣

復河套疏　曾銑

夫夷狄之叛服無常而中國之制馭有道要在圖難於易庶幾杜漸防微仰惟皇上聰明聖治法古憲天禮樂文章一新昭代之制文事武備殆曠世所莫及者是宜舞干羽於兩階内治修而遠人服顧茲北虜乃敢梗化往犯山西宣大二三年來入寇榆林内地殘傷遠邇驚懼夫醜虜雖衆不過漢一大縣而猖獗廼爾豈國家之兵力不能支而制禦之者或未得其要歟臣竊計之蓋我失其險賊得所據巢穴既固驅除遂難顧其因循日甚一日故制馭上策莫如復套不是之圖而徒周章於防禦之末譬猶揚湯止沸而不知抽薪外患未能

已也臣謹按河套古朔方地三代以來悉麗中國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漢武帝遣衛青出塞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築城繕塞因河爲固後世稱之曰雄才大畧唐初朔方軍以河爲境嗣是張仁愿取漢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亦無寇歲損費億計至宋李繼遷叛走斥澤進陷靈肅河套復爲虜有率不能制我太祖高皇帝順天應人成祖文皇帝時蕭海内外皆入版圖豈界河套已乎後以東勝孤遠撤之内守復改榆林爲鎮城方初徙時套内無虜土地沃膏草木繁茂禽獸生息當事之臣不以此時據河守乃區區於榆林之築此時虜勢未大猶可委也失此不爲弘治八年虜編筏渡河剽掠官軍牧馬十二年擁衆入寇自後常牧套内侵擾中原孝廟有欲復之志而未逮至武廟常欲復之而未能故使虜酋吉囊得以據爲巢穴禍根既種竊發無時出套則

寇宣大三關京師震恐入套則冦延寧甘固生民荼毒此撥亂之功
天將有意於我皇上乎夫河套自三代以迄於今中國所守以界夷
夏又我聖祖之所留也一統故疆三邊沃壤其理宜復頃年不守遂
使深山大川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虜得出沒自由東西
侵掠徒勞守禦無補緩急蓋套虜不除則中國之害日熾浸淫虛耗
將來之禍有臣子所不忍言者其勢所宜復也我皇上德邁三皇功
光列聖選將練兵宵旰日切歲發帑銀以濟邊圉凡所以攘却外患
以保安兆民者天心實鑒祐之而當時封疆之臣曾無有為國家深
長之思以收復祖宗舊業為生民立命者蓋軍旅之興國家之重務
圖近利則壞遠謀小有挫失媒蘖其短者繼踵而至鼎鑊刀鋸面背
森然其不改心易慮者幾希況復所見不同甲可乙否若待來年便
已遷延不振日復一日長寇貽禍臣雖愚昧豈不知兵凶戰危未易

舉動但近年以來得之見聞常懷憤激今復親履其地目擊此虜跳梁地方危殆切齒痛心寔有寢不安席食不下咽焉者昔葛伯仇餉成湯往征淮蔡一隅之寇耳裴度尚以爲不與此賊共戴天陛下德過成湯而在位之臣文武足備又匪但裴度之比可使裔夷猖肆蒼生阽危一至此哉夫豶豕之牙爲力尚易猛虎負嵎則有莫之敢攖者其勢則然也故敢冒昧輒具短見上塵御覽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此奏與修築榆林邊墻之奏會集廷臣詳議可否如蒙采納特賜該部修邊復套次第施行蓋選將材除戎器備芻糧練兵馬非朝夕可辦所貴及時修舉則臨期無誤武功底成或曰榆林邊墻方議修築今乃輒有復套之議會極歸要顧當何如臣曰築邊之議爲四十年之謀也虜在套中生長日盛病根尚在爲患無期不防則爲無險防之則兵力坐困有餘在賊不足在我譬之作隄塞水一朝潰決則

濫不支矣若夫復套振武揚威殲彼醜虜驅其餘黨置諸大漠臨河
作障天險爲池皇靈既昭賊膽應裂狼顧脅息誰敢輕肆侵軼譬之
大禹治水以海爲壑而水歸其所不至橫流此社稷之計聖子神孫
之所永圖也然河套既復猶兼修邊之工若距榆林以爲邊則河套
永棄虜患何時而息乎今神聖在上英俊在旁時所當乘機不可昧
見可而動相時以成此臣犬馬之忠也謹將復套數事開列伏惟皇
上裁擇一曰立綱紀綱者大綱也規模之謂也紀者條理也節目之
謂也規模欲其大節目欲其詳綱紀既立則戎事可與也復套之舉
國之重務人之謀曰須得兵三十餘萬馬步水陸齊驅並進裹糧二
百萬石兼折銀三百萬兩一舉破賊驅之出境即沿河修築城垣界
守此一說也臣以爲此謀雖善其勢實難今三邊之兵可用者不滿
六萬如調他鎮顧此失彼三十萬衆徒爾煩勞其難一也倉庫空乏

上下交困銀穀累五百萬一朝畢集勢不易能其難二也一戰勝賊賊未膽落輒興板築師徒易撓其難三也臣則以爲憫生民之陷溺而與之除暴疾醜虜之猾夏而因之正名爰整雄師張皇義旅奚煩兵力之多惟在兵精食足以時而春蒐於套秋守於邊如是三年虜勢必折挫其遠遁然後拒河爲城分番哨守則人力不困財用不竭而河套可復既而移撫鎮以制之立行都司并衛所州郡以屬之又設巡守兵備道以理之凡江淮之北各省有犯該邊衛及烟瘴充軍者皆定發於衛所犯該口外爲民者皆定發於州郡將套中之地預爲踏撥多立魚鱗籍冊以防日後弊端每軍民一户給田二頃俾之歲耕一頃閑一頃是爲間田以養餘力其沿邊軍民亦出召募有願守邊者皆給以田引黄河之水爲大小之渠渠以灌田可備旱澇高黍下稻任土所宜數年之後套地可盡墾而又倣井田之意廣溝洫

之制吾民易於稼穡勇於驅馳既臨河設險夏秋決難侵犯我得耕稼矣比及河凍農事已竣乃於講武之時爲禦虜之計民不告勞農不告費行之既久則河湟之地不異中州此規模節目之大畧也乞勅該部預爲料理三年之後舉而措之有未盡者容臣次第數奏雖然屢年邊事廢弛將士怯懦甲兵未練整頓實難須及時飭治來年春月先將鄰邊賊巢剷除以倡我軍之氣俟其膽畧漸雄於焉昭盛明無外之度闡皇上救民之仁多給榜文標士牌額遍置套中以開來降之路以歸被虜之民然後興問罪之師舉三年之役則順天以動豫在師中吉矣三曰審機宜天下之事有機時與勢爲之也孟軻氏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知機論也得其機而乘之勝算在我何徃不濟虜之據有河套也逐水草以佳牧獵禽獸以馳騁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黨類動數十萬長驅深入彼聚而

攻我分而守此虜寇之時勢我不得而與之也及其入套深冬沍寒水草枯凍又皆各就住牧其勢自分且馬無宿藁漸至羸瘠比及春深賊因以弱我則訓練強兵攢槽秣馬營伍整肅火器精利此我之時勢虜不得而與之也今之禦邊者虜弱不乘因仍怠怯虜強莫禦苟且支吾坐失軍機所以有敗而無勝臣願練兵六萬再調山東鎗手二千多備矢石每於春夏之間水陸並進直抵虜巢乘其無備我聚而攻彼分而守材官騶發矢道同的砲火激烈電掣雷轟賊縱有援旬月斯集目前震蕩勢必難支此窺敵觀變潛深參伍之術臣亦計之審矣仍乞命下宣大山西總督撫鎮等官調度各鎮兵馬嚴加隄備耀武揚威以防河東住牧之寇倘套虜敗亡必將逾河而逃厲兵秣馬又可以收斬獲之功所謂犄角之勢以全取勝之道也然後班師而歸守我分地秋高之時賊如復讐而來我軍據險以守深

賊之兵勇氣自倍不待臨墻可使撻伐如是三年虜勢自衰將遠遯之不暇而又敢據我河套也耶至是則祖宗故地已復因河爲險修築塹隍一如榆林修守之議且講求屯政建置衛所處分戍卒墳實邊民墻塹既固耕穫可饒全陜之轉輸漸省而內帑之給發亦寬三秦重地可保萬萬年安固矣不然賊之強也來不能禦賊之弱也去不能懲機事大失公私俱困臣不知其所終也八曰倩長技漢書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兩軍相爲表裏斯爲萬全之術今虜賊之長技不異於昔時而在我之長技復有如漢時之五者乎臣不得而知也欲求相爲表裏殆又難矣抑求其次莫先於火器蓋天之所以保國家而衛生民者也但有之而不能用用之而不盡其利與無技等耳安望其有摧擊之功乎臣昔提督山西三關嘗造盞口砲毒火飛砲具式奏請伏蒙皇上發銀數千兩以資成比年禦虜賴焉今

秋於寧塞定邊亦嘗藉此兩挫虜寇故來降人口云虜中甚畏此器
言每年響子不似今年響子利害打死人馬數多此其明驗也今欲
每套須備熟鐵盞口砲六十個長管鐵銃一萬五千把手把小鐵鎗
三萬根長鎗二千根生鐵作砲十萬個焰硝十五萬斤硫黃三萬斤
砲鐵鉛子大小二十五萬斤弓矢盾架相爲表裏庶可恢復故壞然
此特一年之具爾三四年間如飛砲硝黃鉛子之類又須陸續補其
缺壞今京造火器種種具備防邊可矣但或宜於此而不宜於彼或
可以守而不可以攻大者質重而難於致遠生者日久而多所毀裂
留以別用各有所長若曰神機不可外造盔甲神鎗等器恐爲私藏
者例也而盞口砲長短鐵銃律條既無該載而實爲籌邊破虜之公
器特勅該部不以爲例速發帑銀二三萬兩給各該撫鎮官於山西
陝西等處買辦置造以爲復套之資蓋成造而後教演服習而後運

用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之謂也不然虜技精強我軍寡
恃萬全之功未可必也

量復城堡官員疏　王遴

臣撫屬延慶二府逼近河套爲秦晉門戶成化年間該先撫臣余子俊開設城堡三十六處并築邊墻一道沿至近年沙壅水決鮮有完壁而吉能等復占據河套可不預爲之防乎臣訪得本鎮先年俱特設修築城堡官員後因修築事完裁革雖歲月無從考証然故老往往稱述至嘉靖三十二年該都御史張珩援例題復前項修築城堡官員設參政一員於慶陽駐劄參議一員於綏德駐劄專一修築兩府四衛城堡此則見於今日文案俱存非徒稱述而已一時邊堡多著成績後至嘉靖三十六年隨將參政參議裁革原管修築事務責成守巡河西道榆林靖邊道帶管各官俱有本等職業不能兼理而

守巡河西道又非臣所專屬必故節次題設即臣所目覩者如榆林鎮城及綏德米脂義合開荒碎金魚河歸德常樂雙山響水等堡城皆及肩鑿皆盈尺萬不能防禦合無止設府同知一員專管修築城堡事務延安府帶銜榆林鎮駐劄先儘沿邊三十六城堡次及近邊葭綏神木米脂府谷安定保安安塞清澗等縣次及民間堡寨窯窨漸為修理聽臣總視督考庶事有專責人無冗費矣

請開市賞　涂宗濬

臣惟河套之勢與河東不同河東之勢統於一故約誓一定三十年而不變然且有五路之警河套之部分為四十二枝各相雄長彼此渙無統攝卜失兔雖為套主然徒寄空名於上實無統馭之才四十二枝者中西路則為火落赤而鐵雷把都等其羽翼也中路則為擺言太痛父明安之死要挾中國而本莽等其同惡也東路則為沙計

妄爭監市職名挾索虎皮蟒衣從來不受羈靮而抄忽兒七台吉等
則其朋謀狂逞者也東路莊禿賴又最彊最黠常與卜失兔爭疆每
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等主謀入犯套中議欵以來作欵作叛倏順
倏逆無寧歲者職此之由臣去歲七月入鎮之時火落赤因四月間
被創之憤志在報復全套蠢動遠近洶洶秦晉邊民訛言相驚以爲
必無延慶矣臣思三路邊長一千二百餘里秋高馬肥假使同時入
犯則防禦爲難於是因莊禿賴之投稟於臣臣諭以皇上威德使之
安心聽撫毋得助兵火落赤自取滅亡牌行神木道左布政陳性學
路將石尚文等隨宜撫處五日一市以釋其疑示以恩信以結其心
莊禿賴同心聽撫中路監市官切盡反成亦復傾心向慕不復助兵
西行矣惟擺言太報父之讐難以化誨七月終旬以三千騎入犯我
兵挫之於保寧而擺言太始破膽矣火落赤八月初旬以萬騎入犯

我兵挫之於安邊而火落赤始落魄矣九月終旬沙計以二千騎入
犯我兵挫之於常樂而沙計始惕息矣當時督臣徐三畏親率大兵
臨邊調度於是黃婦始率火落赤叩關乞憐鑽刀設誓乞求續款督
臣姑許悔過咨行於臣臣思套寇乞款非不卑詞乞哀也非不鑽刀
設誓也而口血未乾輙復背盟豈可以信義結哉計惟有分之而已
矣套衆號十萬分爲四十二枝每枝多者不過二三千騎少則一二
千騎而已彼分爲四十二我專爲一以專敵分必勝之策也前此求
款此東彼西各部未必皆來來亦未必同時於是責成套主卜失兎
而卜失兎威令不行且撫夷官急於成款或密許增賞或陰行交質
而講折之時恐疑事不成則語多因循苟且籠絡必至敗盟則弊所
從來矣今其使見臣臣面與之約有信牌以分別順逆審界限以識
別地方順者先來先給號牌則臨邊駐牧無恐逆者不來不給號[illegible]

則大兵勦殺無遺於是千二百里之長邊分爲四十二段之畫壞面
冬深馬瘦雪厚草枯正中國得志之時後至者畏愳我兵之出擣其
巢也於是鐵雷把兎炒忽兒七台吉本拜本把什力等密稟於臣自
分地界願先輸順今託卜言太等俱以九九進矣莊禿賴亦見諸部
效順數差其使投稟於臣叙永矢恭順之意不復再助各部爲逆矣
各部自求保全彼此不暇通謀即其使之來臣密問其情形輸款皆
出眞意數十年反覆之警至今始成全局矣臣等案查萬曆三十年
二月內本部覆議延寧兩鎮應與市賞馬價俱應力持定額仍遵明
旨十年恭順方准一年市賞如其陽順陰逆查係某部落某頭目是
實即將某頭目市賞停革勿輕聽罰服苟且開釁今查各部所討市
賞萬曆三十年者雖經前撫臣鄭汝璧會疏題明應給之數祇緣火
落赤作反停革未與今應照例補給其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

者亦應挨次給賞合無將火落赤擺言太沙計三頭目姑念悔悟自新准復續欵以示天朝無外之仁其原停市賞在三十年間者照例補給三十一年以後係恭順年分者亦准挨次給賞以示羈縻而已然今日合套雖已續欵臣等亦豈能必其終守盟約而無再犯之時乎所恃廟謨宏遠分別順逆可撫則撫可勦則勦但以血戰為功不以起釁為罪毋以欵為必可恃毋以戰為必邀功伸縮由臣等之相機事權無羣言之掣肘則將士愈加効力敵人益增畏懷保國疆圉之道不出於是矣

請從祀諡法疏節　張邦俊

臣竊惟國於天地必有與立大典是也大典者何則從祀與諡法是也是故生明聖賢之道歿分俎豆之光此從祀之典為理學名臣而設也生竭報國之忠歿蒙易名之榮此諡法之典為盡忠名臣而

也兩者皆重典也典重則馭世者不得屑越以輕之固不可濫有所予使鉅典被於匪人以開天下徼倖之門亦不可靳於所予使潛德沉而不耀以阻君子爲善之路總之期於人不負典典不負人以合於至當之歸而已臣關中人也其先喆有當於兩大典者臣得於師友之所闡揚記載之所考稽業已知之稔矣臣生於先哲表樹之鄉而不爲前喆以播揚之是臣有負於臣鄉之先達也臣當此講求大典之時而不求其人以克之實之是臣有負於國家之盛典也用是輙敢效區區之愚舉其所知爲皇上陳之中有應堪從祀者臣僅得一人焉呂柟是已關中又有應堪補諡者除鼎㸑重望朝野具瞻如原任都御史溫純方在新議自當不吝榮施以表全德臣亦不敢混而入於補諡之例也其應補諡者雍泰諸臣是已臣謹錄其生平大槩人各一欵開載於后以便睿覽應從祀者原任南京禮部右侍郎

謚文簡呂柟應補謚者原任南京户部尚書雍泰原任總制三邊兵
部尚書魏學曾原任吏部左侍郎盛訥原任南京吏部尚書兼學士
王用賓原任南京光祿寺卿馬理原任南京右都御史胡嘉謨原任
吏科給事中張原原任兵科給事中裴紹宗原任兵部左侍郎鄒應
龍原任南京國子監祭酒王維楨以上或繼往開來續千聖之道脈
或奉公潔已立萬年之臣標或折檻殿廷共仰朝陽鳴鳳或抽毫藝
苑咸誇瑞世人龍勲業與日月爭光芳名垂乾坤不朽均之不愧大
典而爲盛世增輝者也

備陳災變疏節　　馬懋才

臣奉差事竣道經臣鄉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
間民爭採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澁食之僅可延以
不死至十月以後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

樹皮以爲食亦可稍緩其死殆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
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輙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
民有不甘於食石以死者始相聚爲盜而一二稍有積貯之民遂爲
所刼而搶掠無遺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
死於飢與死於盜等耳與其坐而飢死何若爲盜而死猶得爲飽死
鬼也最可憫者如安塞城西有糞場一處每晨必棄二三嬰兒於其
中有嗁泣者有呼號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糞土者至次晨則所
棄之子已無一而又有棄之者矣更可異者童穉輩及獨行者一出
城外更無踪影後見門外之人炊人骨以爲薪煑人肉以爲食始知
前之人皆爲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數日面目赤腫内發燥熱而
死矣於是死者枕藉臭氣薰天縣城外掘數坑每坑可容數百人用
以掩其遺骸臣來之時已滿三坑有餘而數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

知其幾矣小縣如此大縣可知一處如此他處可知幸有撫臣岳和聲拮据獨苦以弭盜而兼之拯救捐俸煑粥以爲之率而道府州縣各有所施以拯濟然粥有限而飢者無窮杯水車薪其何能濟乎臣仰窺皇上宵衣旰食無念不爲民生慮無刻不爲安民計若不急救此一方遺黎恐死者死矣爲盜者爲盜矣見有之民旦夕莫必其命西北疆域幾成無人之區矣伏祈勅下該部從長計議或發賑濟或蠲加派或姑減其分數或緩待之秋成惟在皇上急爲渙汗耳然臣猶有說焉國初每十户編爲一甲十甲編爲一里今之里甲寥落户口蕭條已不復如其初矣況當九死一生之際即不蠲不減民亦有呼之而不應者官司束於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爲催科如一户止有一二人勢必令此一二人而賠一户之錢糧一里止有一二户勢必令此一二户而賠一甲之錢糧等而上之一里一縣無不皆然則見

在之民止有抱恨而逃飄流異地棲泊無依恒產既亡懷資易盡萬
斷鄉關之路魂消溝壑之塡又安得不相率而爲盜者乎此處逃之
於彼彼處復逃之於此轉相逃則轉相爲盜此盜之所以遍秦中也
臣目覩此光景心幾痛裂知皇上亦必惻然動念當事諸臣自有籌
畫然叅一日則救數千萬之生靈遲一日則斃數千萬之性命惟皇
上速加之意也大抵總秦地而言慶陽延安以北飢荒至十分之極
而盜賊則稍次之西安漢中以下盜賊至十分之極而飢荒則稍次
之緣係異常災變從來所未經見者不敢不據實以聞

邊地有司減俸行取疏　吳甡

臣於去年六月具縣令親民之官殘邑尤宜得人一疏奏有兵荒邊
地有司果著有實效准減俸行取以示鼓勸之旨仰見我皇上體恤
邊吏如此其至也臣時以此言勸勉有司其不肖者自爲暴棄天地

雖大不能施雨露之恩則亦已耳其賢能者竭蹶黽勉幸有成效而臣差將竣出關有日矣不及此時遵奉溫綸申明前說不但有負諸臣亦且負皇上體恤邊吏德意是以惴惴不敢自寧臣謹列諸有司之狀以暢言減俸之旨可乎延慶之爲吏者大荒四年羣盜如毛四野焚燬一望蕭條止數孤城壁立而城以内多者千家少者數百家田地荒蕪不治課稅既停緡算復絕官無俸錢役無工食其賢者自辦資斧以餬其口孑然一身日抱印牘夜宿雉堞在戎馬烽火之中與鳩形鵠面爲伍非獨無居官之榮亦且鮮生人之樂如中部保安安塞合水等縣煨燼之餘縣官棲止民房出騎款段力不能具輿臺其艱苦至此即令廉如伯夷誰爲蜚聲譽於當道之前者不幸冠至奸從内應命危如綫即或僅以身免而國法具在誰敢徇之不逮繫司敗則戍伍鬼薪狼狽一身窮歸無路臣每目擊心惻爲之隕涕闕

爲朝廷司牧綰半通之綸受一命之寄而苦樂異趣一至於此令二
三賢能幹濟之吏從千苦萬難中竭力支撑保障危城可不謂循良
卓軌哉而乃不得與腹裏有司爭一日之遇豈不可爲太息乎惟朝
廷之上垂鑒異苦憫其賢勞加以不次之擢開以減俸之例使知今
日盡瘁異日尚有清華一路庶幾鼓舞忘倦以爭自濯祓勉收後效
不然彼處安席膴者坐致美遷此茹荼食苦者以困枳棘徒以灰豪
傑之心而令海内之士裹足不入秦耳臣以爲宜勅下吏部覆議遵
照明旨今後兵荒邊地如延安慶陽等府各州縣凡知推不論科貢
但有實效應行取者減俸一年以三年四月爲期即與截取考選科
道部屬其同知知州等官以三年爲滿即加優擢與以善地庶勞逸
均而無獨賢之歎乎且不獨此也人皆視邊地爲畏途故擇地而蹈
者規避不前今知有減俸之例考選優擢之榮則賢者爭思奮勵黎

功名之路矣銓司知聖天子加意邊吏必多方遴選授以老練甲科精力孝廉而吏治從此一新收拾殘疆爲生聚教訓之圖則保障之功循良之績民生與封疆俱嘉賴之矣且有司仰承風旨勉勵服官有司即將百姓即兵固圉禦侮綢繆必力其考選而爲言路也則虜賊情形封疆利害得以所見聞者條議入告不至遙揣懸度以拾紙上之譚其考選而在户兵部者知糧芻虛實兵馬強弱將領勇怯及一切險隘防禦之術不致按圖循套以塞茍且之責而經濟事業亦舉從此出矣在朝廷特行一激勸之法而邊地已受無疆之福然則邊吏減俸之說豈第爲諸有司計也哉伏乞皇上垂念邊吏之苦特賜鼓舞非獨延慶也雖著爲令行之各邊郡州縣可矣

公奏勦寇疏

衛引文

四月以來流賊自蜀返漢分掠鳳西等府攻破平利洵陽白河紫陽

[illegible]縣鎮安雒南永壽山陽同官興安州隴州麟遊汧陽涇州崇信隆德成縣漳縣兩當文縣秦安等州縣二十一處而衛所巡司驛遞尚不與焉此外城池雖未失而村鎮焚掠靡有孑遺者又不下百十餘處與已失者無以異載在撫按疏揭中俱歷歷可按也近按臣傅永淳與臣手書云即今强賊無數盤踞邠乾鳳隴之間全望督師拯救而督臣自漢南至鳳翔所發兵馬俱爲賊困標下兵馬止百三十名無兵可發蓋因一行招撫將原帶兵馬散者散矣止者止矣虛實盡在賊中故一舉而莫可制臣等讀之未畢心膽俱寒伏思流賊之用撫也在大勦之後彼勢屈而力窮將匍匐以乞命我乃寬一面網爲招安計則可耳若我兵既微我將既怯其視流賊也多寡既不相如强弱又甚相懸絶坐視殺掠莫狀竟爾莫展一籌不得已遍處招誘彼以撫之一著苟且結局彼流賊者當其就撫時則面撫而心叛迨

其既撫後則旋撫而旋叛此臣鄉庚午辛未間當事諸臣用之而貽害無窮者今其可再試耶若再試之而仍然不效乃復朦朧推卸以欺我皇上至於地方將盡爲賊有百姓盡爲賊殺其禍安所底止哉嗟乎秦地皇上之版圖也秦民皇上之赤子也欲救秦禍非抹殺撫之一字純用勦法不可欲用勦法非用大兵大餉不可祈念三秦今日景象萬分危急倘稍遲救援事將有不忍言者勅下督撫調發延寧甘固之兵委二三智勇大將合力夾勦至於前蒙皇上准留地方餉銀若其留者即可徵解夫豈無救急需臣等亦何事累章呼籲以煩聒天聽也奈三秦西自邠乾南自漢興北自涇陽三原遍地皆賊道路俱梗烟火絕斷文移不通田園廬舍之邱墟將於何處覓餉乎並望或勅戶部或發帑金急措三四十萬以濟軍費以責成功更乞責令巡按御史詳查失事地方的係何官責任功罪果否相準並

某處失陷在未招安前某處失陷在已招安後某處爲受撫之賊某處爲未受撫之賊或先激變而後焚刼或先焚刼而後激變塘報係何月日軍民果否相安據實同奏欽聽聖裁則撫與勦之利害昭然明白而流賊猶可滅秦事猶可爲矣

撫臣不宜數易疏　衛楨固

臣惟官必以任而後可以責成效蓋爲恩足以洽人則人知慕威足以服人則人知畏凡官皆然而撫臣爲尤甚撫臣有地方專責民情軍機皆其職掌一二月中能悉地方之利病乎能習兵將之耳目乎能知某地之險易能知某餉之措處乎勢不得不需之歲月臣鄉經兵荒之餘全藉賢撫臣曲盡經畫不謂當事者以傳舍置也丁啟睿後推王裕心矣纔告到任而輙換謂裕心不賢也推者何心謂裕心賢耶換者又何心皆令人不解新撫汪喬年清足自立公足服人謂

可藉手撫殘黎而又奪之去矣謂三邊爲要地豈腹裏非要地乎謂可年才大必邊方始展驥足三輔多事叛兵降寇勢亦岌岌獨不可見才乎謂改督便用之勳冠宛南咨通商雒能保冠不入秦乎謂一時乏才督撫之任原並重移撫就督將撫臣遂可輕乎喬年而後倏來倏轉又不知其幾變也司衡鑑者謂某人宜仗鉞一方某人宜總督軍務胸中應有多人而臨事周章滋議盈庭臣甚惑之且也官屢易則人情囂熱功名者得營競以圖陞轉厭苦難者亦得別遷以遂規避最不便也已成之事臣不敢求易但祈皇上嚴飭該部於臣鄉撫缺必選才望素著者以任責成勿使秦之百姓疲於迎送秦之兵將漫無適從誤地方而褻官方也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

請本色入由單疏　本朝　李鵬鳴

臣鄉西安所屬錢糧舊例皆徵折色自

國初大兵駐省所需糧草取給於涇渭南北十六州縣每年本折兼徵而由單所載止有折色原數無本色新額每徵本色其數目不預定也上司陸續檄催州縣節次派徵隨時價爲低昻年年盈縮不同其間裒多益寡官吏雖能了然而百姓不知也究竟軍中所得芻糗未嘗溢額而民間輸納終難明晰朦混之弊恐不能免臣思駐防兵馬原有定數則糧草亦有定數既不以豐歉爲增減安得以貴賤爲多少乃不額定徵收而必游移爲之豈良法美意乎請

勅撫臣嚴檄藩司酌議估定米豆草束價值核實十六州縣原額地糧若干每糧一石每年應徵折色幾分爲數若干應徵本色幾

分爲數若干將銀數與米豆草束之數逐欵分列刋入由單仍於本户名下註明應納細數使百姓預先明晰然後按數徵收可以杜吏胥混派之端可以清里排包攬之弊民力既裕軍需無悞矣

請會勦備餉第二疏　　白如梅

秦豫兵馬會勦楚寇令楚中預備糧芻久已奉有

俞旨前因該省督撫於部文到後又移咨令臣多撥與安民夫赴鄖運米事屬難行臣復具疏

上聞矣今於本年十二月初八日復准該督撫各移疏揭到臣臣閱疏中之言大槩有五總屬諉卸一云馬匹草料折銀三萬兩收貯鄖陽兵到房縣支領自賣一云各省官兵自有原帶餉乾隨帶進勦之處預辦支給一云速撥秦豫民夫赴鄖負米一云各

竹一通亦必須秦豫人夫協同背負一云興安等處糧餉有餘
撥供出關之兵免楚省繞道之難臣就其說敢爲
皇上細陳之秦豫長征之馬原需芻豆以資飽騰然到房縣然後支
銀易買如地方荒殘無可買處支銀亦屬無用既有賣草賣料
之家即可爲供草供料之衆該省司道不言實備徒存折草料
之空名未云有濟也又云兵馬餉乾隨帶進勦之處預辦支給
是矣此日用楚之糧草他日仍以秦兵之餉乾解補未嘗令楚
自備兵馬到楚正所謂進勦之處預備支給不責之楚省責之
誰乎如謂房竹隔絶楚人不能遠供秦兵何以責令秦人往負
楚糧秦人既可往楚人即可來餉道未嘗阻絶不問可知矣如
房竹既通師駐鄖地自當鄖人供給何以仍欲秦夫協濟是始
終以秦夫爲卸擔之路即此一語楚省之有意故推昭然易見

矣興安緣與寇鄰凋殘殊甚秦省糧無可買臣是以遣撫民同
知麻璵齎銀一萬兩前往襄陽名買軍需蚤已移知鄖撫正以
興安爲極窮之地襄鄖爲多米之鄉故不憚遠冒風波載糧異
域今謂興安有糧可以供出關之兵免楚省繞道之難是止請
楚之情形而興安之凋敝總未計矣不特此也臣於本月初六
日據興安鎮臣于奮起報稱鄖襄兵馬盡撤赴荆夷合力於東
南山寨各小股是鄖襄一帶全無進勦房竹巨寇之兵官民無
事儘可備糧以飽客兵乃一味諉卸夫豈同舟共事之誼且秦
豫兵馬指日出關楚省不遵部行蚤爲措備反令臣於十餘日
之內運三萬衆之糧供應於數百里之外神運鬼輸尚且不能
臣猶夫人也能雨粟湧金乎惟是楚藩司劉顯貴糧道吳執忠
敢違

俞旨多方推調獨不思兵馬一到枵腹可虞是誰之過歟同爲
朝廷臣子同任
朝廷封疆臣萬不敢自生畛域恝巳刻人但揆情度勢難易攸分臣
不得不再疏剖明伏乞
皇上下部速議
勅令楚省督撫遵照前
旨發辦糧料草束庶士馬飽騰可望賊寇掃蕩有期矣

第三疏　前人

官兵會勦楚寇必由興安白土關聚集前進應用糧料草束最
爲急需臣於奉
旨日即移會陝西撫臣併行布政司備辦去後屢據該司呈報措發
分守關南道銀一萬三千兩分巡關南道銀一萬一千兩撫治

商洛道銀一萬兩各就本地多方買運仍委督糧道韓志道馳
赴漢興一帶就近督催又因興地荒殘不能多買再委西安府
撫民同知麻璵帶銀一萬兩赴湖省鄖襄產糧處所買運赴白
土關接濟誡諭責成極其嚴切然買糧既苦運糧尤艱今據道
詳內稱興安州所請民夫脚價銀兩最爲懇切臣批該司確議
亦復諄諄呈請良以興屬逼近賊巢百姓原少蕞之山路崎嶇
負送艱難不得不量給脚價以示鼓舞查十六年曾經議及脚
價旋以奉
旨停勒未有成議但從前鞏屬秦徵各州縣運送川糧有給過脚價
之例似應照例量給責成速運又慮買價之外無銀可發合無
就於發去買運銀內通融支給其漢中商洛兩道所屬買運脚
價并湖廣買糧雇船之費亦應各照道里一例查給統俟事完

日造冊呈報彙
題銷算事在緊急不得不然惟念前發各銀除給脚價則召買糧料草束自是有限臣雖嚴檄藩司多方搜措恐無米之炊終難源源應手再繹部文內云將原撥元年兵餉款內照數隨營解運備買糧料草束等項固屬定例第秦省鎮協營路官兵額餉每年半本半折非如他省餉銀外月有加米三斗如在本處戍防本折兼支自足糊口今抽調遠征越山渡嶺道路迢遥斷不能遠携本色長驅勦寇即就折色而論地方豐歉不同米糧貴賤各異欲於用兵地方以一兵原餉買足一兵食用萬萬不能況節年重撥未撥不敷之餉積至一百二十九萬有奇雖經臣於本年十月初六日寄疏具
題請撥至今未見部覆當此會勦屆期兵食極宜多備必餉銀充

裕然後召買有賴無奈司庫如洗點金無術臣仰屋莫措憂心
若焚今因該司詳請脚價不得不廹切並陳於
皇上之前也

客陳防邊要務疏　　前人

邊垣爲内外之防部議通行修葺奉有
俞旨凡屬臣工敢不祗遵立督告成以仰副我
皇上綢繆未雨之至計臣接准部咨隨即備行各該鎮將等官各照
該管疆界作速修舉并移各該巡撫及各邊道就近督催務期
早竣聽候
特遣重臣巡閱仍行飭催間除坍塌無多已報鳩工者不計外其餘
有稱年遠頹圮已盡物料無資可動者有稱邊長工程甚大操
作無人可役者甚至有稱沙土埋沒隨扒隨積山水衝塌基址

無存萬難施力者臣思封疆重務豈容借詞推諉須嚴飭舉行而各鎮道之呈請如故不得不行令估議批據藩司彙詳統計秦境邊垣自延綏而寧夏而固原而甘肅西寧延袤五千餘里并要隘敵樓墩臺舖舍等項傾廢應修者大率過半在昔葺補之制雖無案可稽而明季按汛各有屯軍更班應役專力邊墻迨天啟年間班軍裁撤曁我

朝定鼎迄今已共四十餘載修葺之舉缺焉不講今一旦而欲修數十年之未修葺千百里之未葺良匪易易往日設有專工何憂不舉今則軍已盡裁矣往日有坍即築不難為力今則坍者數多矣往日年年興工人心相安今則無事日久一經督責共駭聽睹矣且各鎮邊垣依山傍水地峻則工料難前流急則衝激可慮加之風沙不測落成為艱況舊例小修則動支部額大

修則并發帑金當此軍興費繁之際時絀恐難舉贏將專責之兵修而各鎮營士卒已經抽調赴楚會勦以及分汛設防存營者無多抑或濟以民力而此巖疆殘黎久罹寇虐蕩析無遺加之饑荒疫死見在者幾何雖驅全陝之兵民以供版築竭三秦之賦稅以備物料責功於旦夕亦必不得之數也臣思時已及

春

遣員不遠催舉則不能議停則不敢茲據該司冊估約用人夫七千八百七十五萬五千一百有奇需費銀米五百三十餘萬此外未據報到估計者尚不與焉工大費繁臣不敢不據實直陳以俟

睿裁

覆查黃甫川烟稅疏　　前人

臣思稅課一項必舊有商集貨市自可逓年徵稅以佐
國用查黃甫川委係褊小邊隅偶因先年茶商順帶之黑烟希圖
墊納茶課乃緣坐稅又致虧本賠納隨即星散前撫臣張中第
目擊其艱故有每包徵銀一分之請蓋冀其稅輕或可招商復
來不意迄今商貨兩絕杳無一至非惟逓年之稅課無望而從
前之逋欠亦萬難追徵矣今經臣查駁該道廳營路各官僉稱
無商無貨甘心具結夫孰無身家功名之念而代商隱稅自干
罪戾耶且黃甫川逼近殺虎口地方若果有商有貨道路之萬
耳萬目共覩共聞自所難掩前撫臣林天擎必不敢兩請
題豁於先今撫臣賈漢復亦必不敢繼請
蠲免於後也此項烟稅委係無徵仰懇
皇上俯念邊隅之賠苦爲難屢查之情確非謬

特賜蠲免在
朝廷不致徒懸稅額之空名而地方臣民可免追徵逋課之實累矣

秦地折正宜仍舊額疏　賈漢復

看得秦省之最荒殘者莫甚於延安府而延安府之最荒殘者又莫甚於洛川宜川延川三縣也蓋其地處萬山之中土脉磽薄民力艱難與腹裏地方大不相同故舊例洛川之地每八畝四分折正一畝宜川延川之地每四畝折正一畝誠以邊陲瘠地難與沃野肥壤并論耳在昔折正之時正賦尚難取盈不意順治十年後興屯道白士麟興屯同知高應選督墾荒地墾一畝即報一畝將三縣所墾荒地俱未折正而洛川又有除荒不清之糧悉派於興屯之內重累殘黎按數輸納官畏考成而歲比民若剜肉以醫瘡煞物力有限歲歲難完有扣各州縣官俸

俸食助解者有道府廳縣各官變產捐賠以副考成者苟且補苴以濟一時今則官無常賠之力束手聽參屢被降革民無可剜之肉敲朴益嚴逃亡益甚節據各縣申報或父子偕奔或兄弟散離甚有全家全户扶老携幼棄鄉背井者其流離困苦之狀眞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者也臣雖疊檄撫綏無術可施若再不爲折正恐丁逃累户户逃累甲甲逃累里而三縣之糧不惟荒者勢必難徵將熟者亦轉而爲荒矣臣非不知錢糧重需司農仰屋但據各縣及司府詳文累累盈案情詞廹切民不聊生臣安忍坐視不爲籲題代民請命耶倘蒙

皇上睿鑒俯照舊例折正則民無包賠之苦孰無故土之思從此招徠生聚庶可漸望起色矣

請豁邠州包賠地糧疏　　前人

看得邠州乃山陂之區也地非膏腴民鮮蓋藏辦納
國課在昔爲難兼罹兵燹之後死亡相繼荒榛滿目所在二三子
遺皮骨僅存應輸錢糧每多督催不前査節年又揑報開墾地
九百五十五頃二十畝三分零起徵糧六千三百六十四石一
斗四升零以紙上之虛數爲應得之正賦民受敲朴官受叅罰
究無分毫實濟嗟此殘黎以見存之丁辦成熟之糧終歲辛勤
尚苦難支奚堪冒虛墾之名賠無地之糧哉若不亟請蠲除將
見存者盡逃熟者并荒州治漸廢額賦愈不可問矣臣身任地
方目擊最真不敢緘默懇乞
皇上垂憐邠民重困原與別邑不同俯將前項包賠地糧立賜豁除
庶存遺不致逃亡殘黎可望起色矣

遵諭陳言疏　前人

伏讀
恩詔內一款順治十六十七十八年催徵不得各項舊欠錢糧著照
蠲免十五年以前錢糧一體蠲免大哉
王言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咸登春臺矣臣愚以爲催徵不得之錢糧
不止順治十六十七十八年爲然也敢推廣
恩詔蠲免之條爲我
皇上詳陳之夫各省錢糧俱有定額自當照數全完何年年追徵年
年必有拖欠豈盡有司之催科不力百姓之頑梗不輸歟揆厥
所由各有不得不拖欠之勢臣不敢遠舉即如臣屬鳳翔府之
岐山等縣延安府之中部等縣漢中府之西鄉等縣西安府之
澄城等縣或寇亂頻仍熟地久成草萊或殺戮蓼靡遺哀鴻未能
爰止甚或與屯清丈荒蕪捏爲熟田或山坡瘠磽虛畝未經折

正有司畏考成之嚴即必切民瘼者不能不加鞭笞以致見丁包賠虛丁熟田包賠荒田包賠不起展轉四方此一經拖欠則年年難完之由也除臣一面嚴行司道府縣清查另疏外以臣屬見聞如此推之各省如臣屬者諒有同然茲者

皇恩普及順治十八年以前舊欠既經蠲免黃童白叟踴躍歡呼自然好義終事力圖輸將竊恐康熙元二三年舊欠如前項虛賠等弊仍然追呼枉受鞭朴同此百姓既不能償十八年以前之夙逋又安能完元二三年之懸額煢煢小民有淚堪灑無肉可剜鬻妻賣子流離載道勢所必至與其百姓徒受無辜之累

國家未獲分毫之用合無廣沛

皇仁將元二三年拖欠錢糧

勅下該部詳加查核如已徵在官者照數追解果實拖欠在民必不

能完者俱照康熙四年三月初五日
詔赦順治十六七八三年拖欠錢糧之例槩行蠲免在
九重不過豁紙上之虛數在百姓則可受無窮之實惠將見萬姓歡
呼於下和氣徵應於上矣

請支兵丁加米疏　　前人

看得秦省各鎮營兵丁月餉之外又給加米此從來舊例也嗣該前任督臣題准每年半本半折兼支本色用市斗關領因而減去加米在各鎮營本折兼支者自無異議唯興安一鎮直支折色原無本色其鎮標三營以及興安協守白土紫陽之兵將領到餉銀發民召買維時民既苦於供運兵不免於庚呼是兵與民交困矣隨經前任分守關南道叅議婁應奎詳請前任撫臣馬之先題請部覆

俞允六營之兵每月仍照舊准給加米三斗折銀四錢令各兵自買
以資食用其漁渡舊縣并漢中協守漢鳳陽平畧陽寧羌七營
路緣向有興屯本色可支故未議及今屯兵已撤屯糧全無而
各兵應領月餉全支折色兼以興漢地方兵多糧少價值較他
處騰貴所領一月之餉銀不足半月之食用啼饑號寒情實可
憫切思各營路均一鎮兵也戍守同支折同而加米有無則不
同難免向隅之悲所以該鎮有此援例之請耳當茲
國用匱詘司農仰屋臣非不知增餉爲難第漢興一帶密邇賊巢
分防堵禦在在爲然豈可令其枵腹荷戈而不爲三軍請命耶
懇乞
皇上俯念巖疆戍卒之苦一視同仁將漁渡等七營路照依鎮標專
協之例每兵每月准給加米三斗折銀四錢亦令其自買以

糊口庶雨露均霑而敵愾可鼓矣

請分轄以肅郵鹺疏　　前人

看得秦省鎮防滿漢兵馬日需糧料草束派催支放總係督糧道管理量入度出酌盈濟虛剔倉蠹核漏卮其事不爲不繁其任不爲不重也今驛傳道奉裁而通省驛鹽事務統歸兼攝且勿論一人精力有限肆應機宜難周即人皆明敏事悉刃解計西安以達甘寧文移往返動需數月而夫馬錢糧鹽引課稅豈能一一盡皆清楚毫無侵蝕逋欠乎駁查批核即隨呼隨應似亦不能察奸弊於數千里之外也萬一師出倉卒沿途之供應軍前之急需又皆糧道所親身料理不容他委者糧草驛鹽勢難兼顧更如

欽件不能依限結勘合不能救急用是又悞事之明驗也今藩臬二

司暨各道議以驛鹽事務照依巡撫分轄地方就近料理公事廼克有濟俱各從地方起見似亦近理但事屬分理職掌併應歸某道兼攝俱非臣等所敢議也

請蠲拖欠銀疏　前人

看得西延鳳三府屬順治十七年分未完民糧銀七千二百三十三兩九錢七分三釐零未完糧九百三十七石一斗九升五合零或因捏報開墾而包賠無力或因户口凋殘而辦納無人空懸銀糧之數終無完報之期節年官民受累情實堪憐所當照數豁免以廣

皇仁者也

請蠲廢藩民欠雜疏　前人

看得廢藩地內額征自順治十二年起至十五年止未完本折

各項錢糧該前部臣交單逐一清察實欠在民業經
題請蠲免訖尚有各年隨徵綿花布油柿子未邀併請者蓋緣部
差止查本折正項而未及雜項故也茲奉
上諭覆查拖欠錢糧而綿花布油柿子雖部單未開悉屬王土所產
之物百姓應納之數或地被崩壓或人經死亡有人而無地可
耕有地而無人承墾所以節年逋欠虛懸紙上實實催徵不得
似應照數請豁以廣
皇仁者也

延屬丁徭疏　楊素蘊

明季天下之亂起於西北臣鄉延屬實首被其害李自成張獻
忠等縱橫流毒廿餘年老稚殺戮少壯擄掠傷心慘目已不忍
言繼崇禎十三年天災流行父子相食幾無遺類計此方之民

半死於鋒鏑半死於饑饉今日存者實百分之三皆出萬死而就一生者是以原野蕭條室廬荒廢自宜君至延綏南北千里內有經行數日不見烟火者惟滿目蓬蒿與虎狼而已計非休息生聚費

國家數十年培養之力必不能復元氣而措安全乃今積困大害更有萬倍於他處者丁徭是也臣緘嘿不言則疾苦壅於上聞惟有日朘月削趨死亡而已矣臣宦直隸即以直隸之錢糧較直隸地畝丁糧總名曰條鞭起解存留通融支放每丁銀不過一錢二分是以百姓樂輸而易完延屬則不然地畝所出者多曰大糧人丁所出名曰條鞭大糧以供起解額徵猶有定數條鞭備存留官役之俸薪工食出其中師生廩餼出其中此猶曰必不可已之經費甚至各上司提冊催號之使費出其中各差

役需索供應之繁亦出其中而本州縣驛遞城守諸務又種種出其中嗟嗟百孔千瘡何一非此晨星落落半死亡之膏血哉故每丁每歲有費至三兩者有費四兩者較之一錢二分之額徵其相去寧止倍蓰夫延安處萬山之中土地寒薄收穫有限數年來金生粟死成米數石僅能易銀一兩且人復皆賦資愚魯不善治生商賈又别無舟車經營運用之方株守本業積蓄幾何即罄上户之產尚不足供終歲三丁之費而況鵠面鳩形啼饑號寒者乎是以淳樸者鬻賣男女以償其奸滑者非携家遠徙則挺而走險耳每見開徵之期父子覺額夫妻愁歎相率捐親戚棄墳墓者纍若喪家之狗失巢之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流離瑣尾良可惻然即官其地者覩顏連光景亦皆有死之心無生之樂然事勢所廹補救無術惟有飲泣太息而已矣若

不早破除此弊恐非盡延安之民驅於樂土盡延安州縣胥爲荒邱不止也伏祈

皇上痛念此一方孑遺

勅下該部行令彼處撫按道府力加釐正額定欵項丁少費多不敢望如一錢二分之輕亦宜曲爲調劑去無益俾不至重困難支則奄奄殘黎庶漸有起色乎

告急請兵疏　俞亮

切神木副將孫崇雅久蓄叛志爲賊聲援迎賊入城肆行淫掠殺害道臣戮及縣官欲圖不軌調臣繳印伏念臣讀書學古世守忠孝臣子大義講之有素位卑無兵不能滅賊内省諸心已負重罪豈肯從逆以背

天恩但邊堡無兵更值調盡臣雖逆知此賊無謀以逆順禍福勸

軍民共相堅守然一路惶惶人心盡變孤立無援呼天莫應孤山去神木百三十里朝發夕至若一有失榆林道絕黃河失險恢復甚難今特差臣弟庚戌科進士俞京前來請兵臣忍死以待伏望

皇上速發大兵以解倒懸以救萬民

請豁濱河地糧永禁現役馬頭疏　劉蔭樞

秦豫濱河衝坍田地宜行核豁查黃河在秦者由龍門出山南至潼關將三百里高原田地常無水患獨挃下濱河灘地東西相望遠者三十里近者將二十里除河水經流之地原無錢糧其去河稍遠之處俱照中地起科河之在豫者自滎澤出山東至虞城將五百里堤內中地常無水患惟堤外南北相望遠者二十里近者十餘里除河水經流之地原無錢糧其去河稍遠

者俱照下地起科河性激怒常好灣曲而行一經掃刷動至數里坍入水中是地既去而糧仍存也有司各官以分數計之不及十分之一又漸次衝坍與衝決不同不敢具文報災督撫坐鎮省會何由周知臣思我

皇上一行獨賑動至數百千萬豈忍濵河百姓獨有向隅祈

勅督撫細行查核量爲豁減賠累去而室家安皆

皇仁之推廣也一在秦現役馬頭當永行禁革查督催正項錢糧有催頭糧長民樂自應此海内所同也獨秦省自故明以來催頭糧長之外有現役馬頭名色每里分爲十甲十年一輪週而復始時行時止莫可稽考三逆變亂而後軍興旁午接濟一時勢所必需然此時所辦者皆公事也事平之後相沿未革不肖有司巧爲侵漁彼不立私派之名而令民間自派每里報殷實大

户數人常在衙前供役假辦公之名為濟私之計現役馬頭均

令辦應臣查別省州縣正項之外亦有必需差徭然皆為數無

幾闔縣公應民不為苦獨秦省十甲輪流是一年辦十年之事

一人應十人之役故民當應役之年計其所費倍於正賦

皇上軫念秦民災傷百法拯救地方大吏三令五申時行禁飭其稍

知愛鼎者自行約束而貪墨不肖者猶陽奉而陰違也臣查定

例內州縣官私行徵派與上司各官不行糾察者載在條例處

分甚嚴但法猶器也器具而不用久而必敝法立而不行久而

必玩祈

勅下督撫嚴加申飭將從前積習永行斷絕則橫索去而民樂業皆

皇仁之推廣也臣亦知臣所言者皆有定例遵行在案但伏讀

恩詔煌煌謂現行事例不便於民者令督撫詳察具奏仰見我

皇上明燭萬里知現行之例誠有宜因時而變通者也

再請通豁雜項錢糧　佛倫

竊惟秦省西鳳地方災荒致壓

皇上軫念將康熙三十二年地丁銀米并從前積欠未完錢糧通行蠲豁從此被災殘黎得以安業者皆我

皇上生全之矣臣蒙

特簡畀以川陝重寄凡有關於災黎休戚事宜敢不據實入

告以圖副

皇上惠愛元元之至意臣查西延鳳漢四府并興安州康熙三十二年尚有課程銀一千八百六十三兩零匠價銀二千九百二十八兩零學租銀一千二百三十七石九斗零租銀一百五十四兩零棉花六十觔以及無額灘畜地稅等銀以上係雜項不在

蠲豁之內但課程匠價銀兩皆出於商賈匠役至於舉租與夫牲畜地稅等銀皆征輸於民不惟商賈寥寥且匠役即係災黎今我
皇上浩蕩洪恩將節年積欠并三十二年正賦俱已蠲豁若又徵此雜稅等項不肖官員既無應征正賦不無借端混徵累民之弊前項雜稅等銀爲數無多合無再邀
皇恩槩行蠲豁庶被災百姓得以均沾實惠而官役混徵之弊亦可杜絕矣

兵糧請照舊斗支給疏 朱植仁代稿　博濟

欽惟我
皇上體天育物凡兵民日用以及大小事宜無不經營
睿慮措置咸宜去歲秋間特奉

諭旨念民間所用升斗大小不同令部臣較鑄平準通行頒發使普
天畫一率土均平此實
皇上之大政不易之章程查各省收糧倉斗大槩相同惟陝省倉斗
較別省獨大故各屬民糧俱照依陝省舊用倉斗交納亦即以
此倉斗支放兵丁百姓交納爲常不覺其苦兵丁日用無缺俱
已深荷
天恩今以部頒新斗以陝省舊斗較量一石計短少三斗如以此新
斗收受即以此新斗放給兵丁則十分之中已減其三分兵馬
糧料不無艱窘不足之慮況陝甘兵馬較他省最多倘有行走
全賴士馬飽騰臣遵奉
諭旨將私派雜差重耗等項嚴行禁革惟收糧浥爛折耗額外多收
者未能盡絕今將此耗糧亦永行禁革百姓交糧令照舊斗

數以新斗交收支給兵糧亦照舊斗之數以新斗量給則耗糧
革絶百姓即已沾沭
皇上弘恩自是樂輸恐後而陝甘滿漢十餘萬兵丁亦俱仰沭
聖主格外深恩矣
查勘渭河并募江南船工水手疏　鄂海
伏惟我
皇上軫念民依籌畫地方至詳且悉向因山陝不通河道間遇荒歉
輓運艱難時時上屢
聖懷多方賑恤去歲
駕幸西安路經晉豫省方問俗之餘相度山川形勢以汾渭兩河直
與黃河相通而河南府居於各省之中水路四達截留漕糧積
儲備用倘山陝需糧即可修造船隻由黃輓運若三門船不能

上亦可造船剝運由汾渭以抵山陜我
皇上聖明洞照睿慮淵深凡有可以利民生籌積貯無不處置盡善
纖悉無遺所以創萬年經久之模而不為一時權宜之計也除
遵
旨查勘三門情形已經會疏題報外臣考諸記載渭河源流綿長一
千九百里發源於臨洮府渭源縣之鳥鼠同穴山不過山澗細
流直至鳳翔府寶雞縣之到底地方始成平川自到底東流至
華陰縣之三河口投入黃河古所稱秦川八百里者是也向可
通行船隻利濟甚普今皆湮廢但查咸陽以東現有買賣煤米
往來客船而咸陽以西船行絕少恐有淤墊臣仰體
皇上疏通河道裨益商民之至意自會勘三門回署即輕裝減從前
赴寶雞則由陸路自寶雞回省則水陸間行一路查勘惟[illegible]

之郡縣一百四十餘里雖河面甚寬水勢亦不甚溜但水落之
時重載難行而郡縣以東河深水平行走重船並無阻塞臣查
渭河西至鳳翔東至潼關由渭入黃由黃入汾則可抵山西之
平陽即或三門水溜客商不敢冒險而汾渭兩河可通船隻者
幾二千里然往來之行旅商賈多捨水路而就陸路者皆因陝
西船隻方頭平底無柁無篷而水手又不善於操舟順流尚可
日行五六十里逆流則挽拽而上止可日行二三十里舟行遲
滯多費時日不如陸路利便所以舟行者甚少臣思河路行走
必船隻快利水手熟練商民便於往來方能疏通河路臣同督
臣博濟當酌量捐資於江南等省僱覓造船良工並熟練水手
量水性以造船裝柁置篷使本地匠人士民學習演試如果利
便可行令民船亦照式修造倘陝西收歛需用河南積儲糧石

之時即可將商民船隻僱覔輓運並可不必另行造船且汾渭之河路疏通漸次或可通黃俾商旅人民均沾利澤以仰慰
聖天子愛養元元之至意

請減丁銀疏　岳鍾琪

臣查陝省地方自我
皇上御極以來比年豐收從前逃荒之民到處皆漸次復業而惟延安府屬則復業者甚少細加察訪皆因丁銀重累不特已逃者不敢來歸抑且現在者皆云思去臣等不勝驚駭因逐一檢查通省丁條糧額乃知其弊在明朝時額則定例之過重非
本朝體恤之不至也查賦役全書內開延安府屬原額人丁一十五萬二千有零順治七年奉
旨免過逃亡七萬七千有零順治十二年又奉

旨免過續逃丁六千八百有零及康熙六十年內八年十六年二十
二年陸續奉
旨又免過水推逃亡殺傷及包賠人丁共一萬有餘是
本朝之
聖聖相承恩施無已亦可謂蠲貸之施至切至極矣而地方終無起色
荒蕪終不盡開者總因明時初定丁額之際不知是何詭弊延
安府則竟有每丁至四五錢以至七八錢及一兩以外者臣初
閱之時猶疑丁銀較重或其糧則少輕及查其田地征糧科則
則又皆彼此相若無甚懸殊夫同爲
盛世之民同爲丁徭之賦而獨此一方多一丁即多四五六七錢
或一兩以外之累胼胝小民實難堪此況荒年逃亡之丁又責
令未逃者賠納無怪乎逃者不敢歸而在者皆思去臣以爲此

時若將逃丁逐一清出仰請照前豁免則
聖主隆恩自邀俞允但丁銀之重倒不減則逃者難免而未逃者似
不能堪欲流民復業終不可得不如將延安府屬各州縣民屯
丁銀但照每丁二錢科則則凡有過二錢者皆與減免除中部
神木二縣外合十七州縣民屯共應銀一萬四百七十兩三錢
較之現今十七州縣歲征丁銀二萬三千三百六十餘兩止減
去銀一萬二千八百九十兩有零而現在之民共相樂業逃亡
之民聞風自必漸歸即外來之民聞風自樂就墾將來五年編
審按丁漸加諒此一萬有零之丁銀自亦不難仍復而於國賦
固可無虧於地方尤可漸闢邊地遐荒實有裨益也倘蒙
恩允某州縣應免丁銀若干之處俟部文至日檄行布政司轉發該
府州縣查明造具編冊另疏具題

改設水利通判疏　　查郎阿

臣查西安府屬涇陽縣之龍洞鄭白等渠水勢流行向爲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灌溉之利因歷年久遠修濬失宜遂致渠道淤塞堤岸坍圮雍正五年督臣岳鍾琪欽遵

諭旨動給正項銀兩委員築濬伏查龍洞鄭白等渠之右山徑遠迤山間衆泉涓溢轉滙入渠若使渠深堤固則水利之功十居其七又從前開鑿龍洞引涇入渠爲利甚溥但涇水漲發濁而多泥每於冬春之間水落泥澄引涇灌田甚屬有益再於水漲後田苗暢茂之時用水甚廣酌引灌溉亦稱利便如遇水勢泛濫田苗初生之後涇水衝入渠内不特渠腹受淤抑且禾苗被壓是涇水止可隨時酌用非四時俱可咸資曾悉心諮詢於龍洞之口建閘數座俾蓄洩得宜以資樂利第思水利所關緊要凡

濬修啟閉各民户受水時日皆須大員專理查西安府管糧通判原管慶豐等倉糧石今倉糧統歸西安糧鹽道經管而倉房折運省城改作積貯倉厫通判一官並無所司之事若將西安府管糧通判改爲水利通判專管龍洞鄭白等渠水利除地方事務不許干預外其涇陽醴泉三原高陵臨潼五縣内民户受水時日提渠修濬事宜以及閘座啟閉令通判不時親往經理如有奸民勢豪盜水霸佔並有關於渠政利弊者俱令通判稽察整飭倘地方官狥庇阻撓即行揭報叅處再通判向駐省城去龍洞一日有餘中間相隔涇渭二河夏秋河水既發往來不便今擇於涇陽縣屬之王橋鎮地方在龍洞之東南相去止三十餘里與各渠咫尺相隣一切稽查甚屬便易應將通判移駐於彼所需衙署酌估蓋給其書役原有額設足供差遣不必另

有增益至原領通判關防係管糧字樣今改爲水利通判應另
鑄水利通判關防換給似屬允協

麟遊縣教諭馬國鎮校